



Xiao
Rent
Nan
Yang

小人儿难养

三个都市女人，绕着孩子团团转。
结婚还是不结婚？
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
生自己的孩子还是养别人的孩子？

宗昊·著





小人儿难养

Xiao
Renr
Nan
Yang



宗昊·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人儿难养/宗昊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99 - 3499 - 0

I. 小… II. 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446 号

书 名 小人儿难养

著 者 宗 昊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赵丽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99 - 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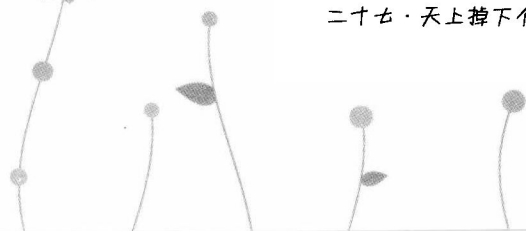


目录

- 一·谁认识幼儿园 1
- 二·爸妈是怎么当上的 6
- 三·想当妈 13
- 四·死马当活马医 20
- 五·大师 25
- 六·这年头还有人相亲 32
- 七·峰回路转 37
- 八·才子，谁也挡不住 42
- 九·他不能生？ 47
- 十·从小套牢 54
- 十一·一见钟情了 60
- 十二·我鄙视你 66
- 十三·必须得买房子 73
- 十四·就是不说那句话 79
- 十五·注意，有情况 85



- 十六·他不学，你有辙吗？ 91
- 十七·只有上床 98
- 十八·在另一个男人家 103
- 十九·后妈？ 107
- 二十·小红花 114
- 二十一·还得上班 119
- 二十二·世界上最可怕的前妻 124
- 二十三·找房？找房！ 129
- 二十四·网络直播丑闻事件 135
- 二十五·家里多个孩子 141
- 二十六·潜规则 148
- 二十七·天上掉下个狗妹妹 155





目 录

二十八·为爱跳楼 161

二十九·血债血偿 166

三十·拨了萝卜带出泥 170

三十一·妈! 176

三十二·给你机会说出爱 180

三十三·狠狠踢他! 186

三十四·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197

三十五·老妈来视察 197

三十六·三陪 204

三十七·买房,为了上学 209

三十八·曾经有一个机会在你面前 215

三十九·火车站的求婚 221

四十·妈要辞职 226

四十一·养别人的孩子 230

四十二·还子不还 235

四十三·绝对隐私 241

四十四·幼小结合 247

四十五·体制内外 252

四十六·结婚吧 257

四十七·梦幻 261

四十八·天要下雨,娘要见儿 266

四十九·热心裂肺 272

五十·我想子活 278

五十一·严重焦虑 283

五十二·怀孕之后、生育之前 289

五十三·生…… 294

五十四·结局 298



一·谁认识幼儿园

一个电话，就一个电话，让简宁期待了一周的这个下午一下子变成了冰窖。本来，简宁约了赵小柔、蓝芸两个闺蜜，在阳光明媚、不冷不热的这个周二下午去逛街。逛街这件事看着简单，其实并不容易，需要金钱、时间和心情三合一才行，而且要三个人都得三合一。三三见九，本来概率就不大的事在三个女人身上就得更麻烦。简宁要忙着做电视节目；赵小柔有个作者，说好了六月份见稿出书，可五月份人却突然住院，生死未卜，撇下赵小柔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只有急死的份儿；蓝芸倒是一直稳稳当当，在大学里教教新闻写作，有的是可以打发的时间，可系里突然要推荐一个去加州的访问学者，蓝芸“怎能不是我”的自尊被激发了，在全然没有头绪的状况中，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牺牲了自己的时间，苦了自己的学生——蓝老师一周里安排的作业是半个学期的量，用蓝芸自己的话说：努力总是没错的！

三个人就在各自的环境中努力着，已经有四个月没聚了。就在六月初，忙碌的简宁在喘口气的时候发现了一大喜讯——她所熟知的商场要打折。

此打折可不是门口写着“拆迁跳楼甩卖”的彼打折，打折的地点在简宁家门口的“outlets”。这家专卖欧美大牌的商场里，有N多时尚品牌等着人们光顾。一件米色的D&G五分袖风衣，已经让简宁倾慕很久了，可标牌上一万多的价格又只能让她仰天长叹。虽说简宁也是个白领，也在号称内地最大的影视公司里做小头目，虽说每月也能挣个七八千，可一个月的钱还是不够一件衣服钱啊。算了算了，每每看见那件衣服挂在那儿招摇，简宁的心里那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到目前它还没主，悲的是自己可能一辈子也成不了它的主。

发明“打折”这个词的商人肯定是女人的上帝。简宁周周去、月月去，不仅和风衣神交已久，还和风衣的丫鬟们处出了感情。上周有位长期服侍风衣的服务员告诉简宁，这周二开始，商场要“低调”打折。之所以“低调”，是因为店里都是奢侈品啊，奢侈品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掉价呢！可“折”是一定要打的，因为要赶紧清仓，好给在欧美大陆那些过气儿的衣服腾地儿。

又一波欧美消费者消费过了的奢侈品要来了！

简宁本来还保持着白领的矜持，静静听着人家说，可是后来明确地听到了“一折起”的字眼就把持不住了。她更明确的是，单恋了很久的D&G风衣将在一周后调整为2000元。简宁好像看见了一个交际花走下了10000元的神坛，摇身一变成了2000元的小姐，这个价格，她还是泡得起的。她不失时机地把好消息告诉给赵小柔和蓝芸，两个人当时就表示，去他的作者和美国吧，周二一起去血拼！

可就在三个人分别从城市的三个方向赶到的时候，就在赵小柔和蓝芸听着简宁两眼放光地介绍她的目标的时候，简宁的手机响了。蓝芸和小柔看着简宁的脸色从笑变苦，最后都快要哭出来了。电话是简宁小区的幼儿园园长打来的，她客气又肯定地告诉简宁，因为名额有限，简宁的儿子帅帅不能入园了。



这年头大学都在扩招，可幼儿园却越来越少。简宁家门口的幼儿园，前年招了四个小班，去年招三个，今年招两个，说是师资有限，孩子也比去年少了，所以就缩编了。简宁在电话这头无法发作，试探的哀求又被生生拒绝了。

看着简宁在商场大门口走络儿，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小柔忍不住发脾气替她骂，“这是什么破幼儿园，名都报了，说不要就不要！这不是明摆着涮人吗？！”

蓝芸小心地提醒简宁，“是不是要交点钱啊？你问问，不行就交两万算了。我表哥那孩子上幼儿园，赞助费两万，明码标价。”

简宁带着哭腔说：“我总不能拿着两万块钱去找园长吧。再说年初就让我们报名，考试都通过了，怎么忽然就不行了呢？都六月份了，别的幼儿园早都招满了，让我到哪想辙去呀？”

简宁说的是实话，如今的幼儿园，提前一年下手都不算早。简宁打小在这个城市长大，看着爸妈是怎么忙活自己的，如今自己也怎么忙活儿子。

简宁妈是个急性子的实干家，总说自己如何如何急着在前面为简宁策划好了一切教育问题，才让简宁平平安安地上大学、当白领。这话简宁听着服气。的确，从三岁开始，妈妈就舍近求远地给自己找好幼儿园，上了小学，简宁妈更是把附近的中学摸了一个遍。那时候教育改革风生水起，每天的消息都不一样，简宁妈为了稳妥，生生在简宁四年级的时候给她转了学。简宁当时可不高兴了，简宁爸爸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好好的，干吗要换环境？而且新换的这个学校离家还远，每天简宁都要少睡半个小时，被妈妈从被窝里拎起来上学。刚去的那一个月，简宁很孤单，又跟不上新学校的节奏，还病了一场。为这事，简宁爸爸、简宁奶奶没少唠叨，可简宁妈一副宁死不屈的姿态，“你们说吧。闺女是我生的，我能不为她好吗？就那个学校，挨着的都是三流中学，万一以后划片了，宁宁就得上个破中学。你看看那些学校出来的孩子，有考上大学的吗？没上高中就勾肩搭背，我可不能让宁宁到那去。一个女孩子，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

简宁适应了半个学期，后来交了新朋友，老师也很好，爸爸和奶奶也就不说什么了。结果到了六年级，果然如简宁妈估计的那样，要分片入学了，考试只是个参考。简宁不怕考试，打小学习好，可这一片，就要看天命了。从那一刻起，简宁就开始由衷地佩服妈妈，自己所在的小学正好被划分到市重点中学。这所中学可是方圆二十公里内最好的学校。简宁只参加了该中学的一次考试，就顺利入学了。

那年的六月份，简宁和爸爸、妈妈一起，每天听的都是邻居们的后悔、叹气，被分到“破中学”的有不少都是简宁以前学校的同学，孩子们此时不免埋怨爸妈：你们怎么不学学简宁妈妈，你们怎么就不给我转学呢……

简宁享受着妈妈给自己安排的每一步好棋，自己也争气，顺利上大学、找工作。如今简宁自己也做妈了，当然要把妈妈那一套完整地传承下来。自己就是受益者，没道理让儿子吃亏吧。妈妈是在自己小学的时候开始动脑子的，如今什么年代了？简宁可是从亲子班就下工夫的！就说这个幼儿园吧，简宁买房时就打听好了，小区的配套幼儿园是著名的幼教品牌，就是为了这个，简宁才狠心买的房。帅帅两岁时，简宁就早早去幼儿园报了名，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打击来得忒猛了点儿。

大太阳底下，简宁是没心思逛街了，一门心思地在手机里乱翻通讯录，看看有没有什么救命稻草。赵小柔和蓝芸也陪着她一块儿着急，都在各自脑海里翻旧账，看看有没有什么教育局、老师之类的人才可供利用。赵小柔想着想着就把自己想烦了，“我就说嘛，没事结什么婚？结就结吧，还非得要孩子。你看看，有个孩子多麻烦！”

简宁正低头找人，回她，“你说这没用的干吗？赶紧想想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帮我忙的才是正经。”

赵小柔用左半脑帮她想人，用右半脑继续组织语言，“怎么就你一个人急啊？你老公呢？这会儿不用，留着什么时候使啊？”

简宁抬头看着小柔，半质问半恳求地说：“大姐，你觉得他一个成都人



在北京能有什么关系？他昨天还说自己就从来没上过幼儿园，可不也上大学、留北京了。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帮上忙吗？”

赵小柔无语。可不是，一个外地人是不可能了解北京的教育环境的，如果他再拿着自己城市的理念来北京试运行的话，一定会撞个头破血流。

忽然，赵小柔定睛看着蓝芸。

蓝芸很费解，“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赵小柔做惊喜状，“你是大学老师啊。你们大学有幼儿园啊，你能不能给去说说，让帅帅去你们那个幼儿园？”

蓝芸愣了足足二十秒钟，是啊，自己的大学里就有幼儿园，怎么自己没想到呢？可是，自己是教大学生的，没和教幼儿园的老师们打过交道。再说，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都是归校行政部门负责，自己除了和系里的行政部门有接触，和学校的高级管理部门还真没什么来往。这个……还是不好办啊。

可是蓝芸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因为简宁的眼睛都亮了，用那种极度渴求的眼光看着她。

蓝芸无法拒绝。

二·爸妈是这么当上的

简宁一路愁眉不展地回到了家里。路上，老公江心仍然是很体贴地打来电话问她在哪，什么时候到家。简宁也不顾形象了，在出租车上就急赤白脸地把坏消息告诉了江心。跟简宁预料的一样，江心无计可施，只能安慰简宁，“咱们干吗非要上那个幼儿园？不就是有点名吗？有什么了不起，咱不上了，上别家还不行吗？”

简宁气得跟他在电话里嚷嚷，“都这会儿了，别家也早都招满了。不信你现在挨家幼儿园去问，要是还有名额，我简宁的名字倒着写！”

江心听见老婆火了，赶紧哄，说自己马上就到家了，回家再想办法，先别着急。

简宁心想，我倒是想不着急呢！

回到家，简宁就看见江心正在网上查幼儿园的资料。本来江心还预备了一大堆话安慰简宁，结果一句也没说出来。

他在教育系统的官方网站上看了全市幼儿园的情况，他们小区的这个幼儿园还真是名列前茅。这家幼儿园孩子的父母们还在百度上建了贴吧，



上去一看，人家园里的孩子，三岁学轮滑，三岁半学钢琴，四岁学游泳，五岁学书法。有的家长甚至感激涕零地说，孩子放在这儿真是省钱啊！花一样钱，学三样，比单请钢琴老师、轮滑教练便宜多了。

江心越看心越虚，以前看着简宁为帅帅忙活上幼儿园的事，他觉得不可思议，也没有必要。要说他自己也算是半个北京人了，爸爸是北京人，妈妈是成都人，从小在成都长大，接受的教育信息南北都有。他自诩从来没上过幼儿园，就是在姥姥的锅台边长大的。鲜姜、红辣椒，打小就是江心的零食，没经历营养配餐，没享受学龄前教育，这也没妨碍他上北大呀！江心觉得自己的成长对儿子有参考价值，帅帅完全可以也这么长大嘛。可在简宁这儿，这套理论根本行不通。每每提及这个，简宁就一脸鄙夷，“你那是没赶上好时候，你能有今天，一半是天分，一半是运气。我可不要帅帅以后靠运气活着，我要让帅帅享受最好的教育。”

要孩子之前，江心的哥们儿就警告过他，一旦有了孩子，老婆就不再是你的了。她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关于孩子的事，一定要让老婆说了算，这是维持家里长治久安的法则。江心把忠告牢牢记在心里。他发现，简宁正是这样操作的，而且，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规律的好处，自己是多么省心啊！

从出了满月开始，简宁就自己找了保姆，还断然拒绝他要把自己的妈接来带孩子的美意。简宁没别的意思，孩子还是要自己管，一旦隔辈人常住在家里，对孩子的影响就是全天的。

奶奶带孙子，不惯才怪。

开始江心心里还很别扭，他认为简宁是不想和婆婆相处才这么做的。后来他释然了，因为他知道简宁是个大咧咧的性子，想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有一一定不会说二。而且，他丈母娘、简宁自己的妈要来帮忙，也被自己的女儿拒绝了，这更加坚定了江心的判断。

简宁不是讨厌婆婆，就是想自己带孩子。

这个念头是在简宁怀孕的时候就树立起来的。简宁二十二岁大学毕业，

进入影视公司当编导。不到半年她就被委以重任，在全国发行的一档栏目里当主力编导，然后是主编、制片人。二十四岁，简宁在当主编的时候认识了江心。一次没心没肺的邂逅，一拨是影视公司的人，一拨是电视台的人。因为常年和电视台合作，栏目组请相关部门的人吃饭。江心是北大毕业的，分到电视台做过两年节目，然后就去总编室负责台里频道的宏观编排。因为江心分管这个频道，而这个频道又是简宁节目的“房东”，于是两个人就见面了。

开始就是很庸俗的吃饭，吃着吃着就拼起酒来。起因是简宁组里都是小姑娘，一个大点的主编姑娘带着一堆唧唧喳喳的编导小姑娘。电视台这拨儿男的多，江心的同事董力想挑挑气氛，就主动逗人家，看着简宁说：“简老师，合作都一年多了，难得简老师请我们吃饭，怎么也得喝一杯吧！”一帮人就开始起哄。

简宁很困惑地说：“啊？还要喝酒啊？”

董力说：“那可不？！听说简老师请我们吃饭，我们连车都没开，就为了喝几杯。就算今天来的都是美女，也得意思意思啊！”

简宁说：“行。那就陪老师们喝几杯吧。不过我今天是开车来的，一会儿还得送我们组里的姑娘，还有住通县的呢。让我们的小美女们陪老师们喝吧。不过不许欺负我们啊！”

电视台的男人们开始坏笑，“那不能，不能……”

董力说：“这么着，你们一个我两个，行不？”

话音刚落，简宁身边一个美女就站起来了，倒了一杯啤酒，满的，双手捧着，怯怯地跟董力说：“那……董老师，我先干了。”然后，咕咚一声就喝完了，面不改色地看着董力。

董力愣了一下，旁边有人笑着喊：“董力赶紧的，人家小姑娘都干了。你两个，别赖。”

董力也咕咚——干了，咕咚——又干了。

这会儿又站起来一个美女，扑闪着眼睛，冲着董力笑，“董老师，我也



敬您一杯。不过我不太会喝，咱们拿小杯吧。”江心看着乐，这回人家端的可是白酒。

董力没辙，又干了两杯白的。然后又起来一个，又起来一个……幸好简宁组里就五个人。除了简宁，每个姑娘都和电视台的人喝了一圈。按照1:2的原则，没等这圈轮完，电视台这拨儿就有人倒下了。董力舌头都大了，厕所连去了三回，最后一回还是服务生给搀回来的。江心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递给了简宁一张名片，又要了简宁的电话存在了自己手机里。

做完这些，江心基本上也就放心地糊涂了。

当天晚上，哥儿几个怎么回的家基本上已经不记得了，好在大家都平安。第二天，赴饭局的男人们齐刷刷地都睡到中午才在台里出现，碰面后就彼此调侃，谁谁谁喝到第二轮就不行了，谁谁谁出门以后抱着大树吐了半天，谁谁谁坐在饭店门口不走了……

反正都是只记得别人的，不记着自己的。

最后董力说了一句：“哥几个，这回咱们现眼了，丢人丢大了。”是啊，江心努力回想，人家那些姑娘们似乎个个面不改色心不跳，好像在他们趴下以后，还相约去K歌了。真是年轻啊，不服不行啊。不过，江心清楚地记得，从头到尾，简宁一口酒都没喝，好像女孩们说去唱歌的时候简宁也说自己不去。

这个美女，有点意思。

饭局过去一周以后，江心终于下决心追简宁。之所以犹豫了一周，是因为董力无意中议论过简宁，说：“这孩子道儿挺深的，这么能干，一看就是有背景、有城府的。”江心回想那天饭局的情景，也觉得简宁不简单。带着几个小丫头把大伙都给一杆子胡噜了，自己还一脸无辜。可是放弃呢，江心又心有不甘，行不行，总要试一试。

简宁第一次接到江心的电话的时候，人正在在机房，正给编导看片子，苦口婆心地告诉编导，如何才能把片子剪得有节奏。江心在电话里听着一片嘈杂的背景声，就知道是在机房一类的地方，只好提高八度跟简宁自报

家门。

简宁听见“江心”两个字，一时没想起来，只好很礼貌地回答：“对不起，我有点忘了，您是江……心……？”

江心这个气啊，这人什么记性啊？才过几天，不认识了！没辙，他只好自我介绍，“我是电视台总编室的江心……”

简宁如梦初醒，又诚惶诚恐起来，“啊？江老师，是不是我们片子出问题了？”

江心这个急啊，赶紧澄清，“没有、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按照江心的想法，一般女人听到这个问题，首先会问“您什么事呢”，听到什么事之后再判断。如果对方不讨厌自己，听到约会的邀请有可能答应；如果没好感，或者名花有主，听到这个就会婉言拒绝，那样的话，江心也就不费心了。

可简宁同志的回答是：“今晚？我没空。”江心一下子愣住了，这是堂而皇之的拒绝呀！她很讨厌自己吗？听刚才那口气，分明脑子里就没有他这个人，那就是有男朋友？

好在简宁自己又补了一句，“我晚上要去电影学院上课。”

江心始终没有说自己想约简宁干什么，因为简宁根本就没问。江心又尴尬地问了问她上什么课，就礼貌地说再见了。

下班以后，江心里放不下了，不知道简宁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听不出自己的意思。上课？是个拒绝人的好借口，听上去还冠冕堂皇。江心跟自己说，豁出去了！不就被耍吗？千古一次，就是她了。江心出门就奔电影学院去了。

傍晚六点多钟的电影学院，学表演的美女们都正往外走，进来的都是渴求知识可真不太美的。当然，男的也有。江心没太费劲就进来了，他并不急着找简宁，在他想来，简宁十有八九根本就不在这儿。也许简宁是有时到这来上课，可她今晚一定是拿上课做借口。那他来干吗？江心骨子里就想拆穿这个小丫头，告诉他，自己就在电影学院教学楼下，看看这丫



头如何收场。

想好步骤，江心给简宁发了短信，很简单：有事找你，我在电影学院一号楼下。发完，江心想象着简宁看短信时目瞪口呆的样子，乐了。

简宁看见短信，很疑惑，什么急事非要追到学校来？电话里干吗不问清楚？好在是上音乐欣赏的大课，简宁偷偷蹭出教室，她看见江心就更疑惑了：因为江心竟张着大嘴、呈呆傻状。

“你怎么真在这儿啊？”

简宁很生气，说：“江老师，你大老远跑来，把我从课堂上叫出来，就是为了看我在不在？我上午不是就跟你说了吗？我要上课！”

这回轮到江心目瞪口呆了。他结结巴巴地解释，说自己以为简宁在骗他呢。

简宁更生气了，“我为什么要骗你啊？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吗？”

江心赶紧捂嘴，“不是，不是，我以为你随便找了个借口不想见我呢。”

简宁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想见你不用找借口。对了，你干吗非要见我？”

（若干年后，这个段子依然是蓝芸和赵小柔用来打击江心的好材料。）

当简宁把这段说给两个闺蜜听的时候，赵小柔指着她哈哈大笑，蓝芸也乐着说：“简宁，你傻啊？他这是追你呢！”

简宁委屈地说：“他又没说，谁知道啊？！我理想的男人出现的时候，应该是捧着一束花，站在我面前，然后轻轻跟我说：‘从见的第一面起，我就喜欢你了，做我女朋友好吗？’根本就不是他这样的……”

赵小柔说：“你要是不喜欢，就把他踹了，断了他那念想。”

蓝芸倒是不赞同，“还没接触，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他要是真喜欢你，没准哪天就来个大浪漫，让你想都想不到呢！”

简宁抱着等个“大浪漫”的心思，开始和江心交往。江心一开始觉得简宁有心计，经过第一次“约会”，又觉得这丫头实在是没心没肺，再后来，他了解了简宁，不是没心眼，而是心里想的一定要表达，嘴和心是一

致的。她可以不说，但只要说的就一定是这么想的。

看惯了电视台里尔虞我诈，人心不古，江心由衷地认为，自己找着宝了！

但就是这个宝，在结婚以后还没什么异样，除了节目上的事，简宁在组里一言九鼎。回到家，江心安排什么简宁都高兴。从吃什么到看什么电影，买哪的房子，简宁觉得，只要自己把意见表达出来就行了，江心一定会考虑、兼顾的，自己不一定非要当什么“家长”。

蓝芸提醒过她别轻易放权，可简宁说：“我没有你那么细致，会过日子。江心比我强多了。我们家是人尽其才，就让江心安排吧。反正他在电视台也是负责宏观调配的。”江心的宏观调配优势发挥到帅帅这儿，就没用了。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天起，简宁的母性被彻底激发出来，母亲要是任性起来，那就是霸道了。简宁制定了孩子的一系列成长计划，说给江心听的时候，江心头都大了。

他苦口婆心地劝简宁，“孩子应该自由成长，要让他感到舒适、自在。他高兴最重要，别让他还没上学就被拴住，你看我，打小儿在成都青石地上野跑出来的，不也上北大？不也遇见你了？不也……”

简宁打住了江心的“不也”理论，蛮横地表示，“咱们家，两个男人，一个女人，让我高兴才是最重要的。帅帅是我生的，就得听我的！”

江心哭笑不得，他一度认为，女人生了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又回到童年了，任性、蛮横、不讲理。他想过制止，可董力跟他说：“兄弟，最好就听人家的吧。我媳妇生完孩子就因为跟我怄了点气，得了半年的抑郁症，差点儿扔下孩子离家出走了。听说这女人生完孩子都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可别招她。”

事儿就那么巧，正赶上第二天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跳地铁了！虽说是被地铁职工给救上来了，可还是把她老公、父母、公婆都给吓了半死，婆婆的心脏病都犯了。报纸上登出来，该妇女生产后三个月，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这条新闻让江心彻底闭了嘴。

他自我安慰地说：“求同存异吧。”